

电视剧《生万物》主题曲《一穗沉土,一岁沉浮》,花僮作词,袁文睿作曲,雷佳演唱。我非常喜欢这首歌,尤其是“人生几多漫长,我用穗芒丈量”这两句,每次听到都感慨不已。

用穗芒丈量人生,这是另一种尺度。有穗芒的农作物有好几种,麦子最具代表性。麦芒在麦穗上,在包裹麦粒的麦壳上,像针一样又尖又细。穗芒的长度只有几厘米,用它怎样丈量人生?其实,这是用穗芒在田野里出现的次数指代人的岁数。我家乡的老人拉呱,常说这样的话:俺年纪不小了,不知道还能吃几回新麦?这就是用穗芒丈量人生,因为穗芒一年出现一次。

农民对麦穗有感情。过去在春麦之交、青黄不接时,家中粮食吃完,男女老少都眼巴巴地看着麦子秀穗、灌浆,盼望着麦粒成熟。在农民眼里,麦浪滚滚,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象之一。

麦穗长出后,有人会伸出手掌轻拍它们,觉得穗芒柔软,那就是麦粒未熟;如果穗芒坚硬,刺疼掌心,那就意味着将要收割了。庄稼进化出穗芒,是防止鸟儿啄

“叮咚,叮咚”——门铃在深秋的傍晚响得格外清晰。拉开门,寒风卷进一片暗黄的落叶,后面立着老友字曼,鼻尖冻得微红,眼里却带着笑。才踏进门,他便吸了鼻子,忽然叫起来:“烘山芋!是烘山芋的香气!”我正捧着刚出炉的那一只山芋,左手换到右手,右手又倒回左手,指尖被烫得微微发红。

他几步上前,不由分说抢过那滚烫的山芋,嘴上嚷着:“好家伙,一个人吃独食!”我来不及解释,他已利索地剥开焦脆的外皮,热腾腾的赭黄金灿灿露了出来,他大口咬下,烫得直呵气,眼里却漾开满足的光:“多少年没尝过这一口了……过瘾,真是过瘾!”转眼间,一只大山芋便消失在他手里。他意犹未尽地四下张望:“还有吗?还有没有?”

我忍不住笑:“你以为这是街上买的?想吃,得自己做。”他瞪大眼睛:“刚才那只……是你自己烘的?”我带着几分得意点点头:“不信?”于是,我一边从冰箱里取出两根饱满的烟薯,一边向他絮叨起来:尽管山芋有很多品种,我还是喜欢烟薯,这种紫皮淡瓤、身形修长、外带竖纹的山芋,价格也亲民,洗净表皮,不必拭干,切记留住首尾——那是糖心的锁钥,若切去了,烘烤时蜜汁便会悄悄流走,滋味便散了魂。

将山芋送入空气炸锅底层,温度旋至二百摄氏度,时间定在四十分钟。按下开关,不过五分钟,一缕极淡的、似有还无的暖香便从缝隙中渗出,像是大地在炉中轻轻呵了一口气。二十分钟后,那香气便浓烈起来,扎实而慷慨地充满整个房间——是秋阳晒透泥土的芬芳,是糖分在高温下从容转化的暖意。透过空气炸锅的玻璃门望进去,山芋的皮色正渐渐深沉,边缘泛起微皱。此时打开门,热浪裹着甜香扑面,用筷子为它们逐一翻身,让每一面都均匀地承接火的拥抱。四十分钟,计时器“叮”一声轻响,如同一声圆满的叹息。取出,摆在白瓷盘里,那模样,那色泽,竟与记忆里路口铁皮桶中取出的别无二致——皮壳微鼓,绽开细密的裂缝,蜜色的糖汁从其中羞涩地渗出来,凝成琥珀般的脆壳。字曼早已等不及,取过较大的一只。这次他小心了许多,指尖捏住翘起的皮边,轻轻揭下一段,金红绵软的薯肉颤巍巍地显露。他左右手倒换着吹气,才试探着咬下一口,便满足地眯起眼:

“外头焦香,里头糯甜……就是这个味道!”

我们曾是山芋的忠实粉丝。童年时,零用钱紧,常常合买一只,在寒风中掰开,一人一半,热气模糊了彼此的脸,却从不在乎哪一半更大。后来,街角的烤炉渐渐少了,传言说那铁桶来历不明,便不敢再买。

几年前的一个冬日,两人看完电影,在街角偶遇一个推车的老伯,炉火正红。我们对视一眼,买下一只分食,尽管袋里的钱可以将炉里的山芋全部买下。望着彼此的白发,都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。烘山芋的暖香,成了我们之间一条不会断的线。

七夕会

这趟浙南之行,原是因着在中央电视台《远方的家》播映时的惊鸿一瞥。镜头里,晨雾如薄纱轻笼,远山含翠,近水凝碧。一位披蓑戴笠的老农,肩着犁耙,牵着牛,慢悠悠地走在石板桥上。牛蹄踏破水面的清寂,身后,一抹红衣的女子担着秧苗,身影在氤氲水汽中若隐若现。那画面,像一轴被时光浸透的古画,静默,却直抵人心。年逾古稀的我,东游西逛,自以为见惯了所谓的山川仙境,那一刻,却仍被这浑然天成的韵致攫住了心神。

游览了朱潭山附近景点,待到午后,我们一行人寻至那株虬枝盘曲的老柳下,等来的

用穗芒丈量人生

赵德发

食,而对人类来说,则只起一个报告成熟度的作用了。穗芒变得坚硬,麦穗尚未变黄之际,有人会提前品尝。掐下一穗,取下一粒,剥了壳放到嘴里,那种麦粒软糯的,甜丝丝的,让人的舌尖愉悦到颤抖。还有人采一把麦穗,生火烤熟。把麦芒烧掉,用手掌搓一搓,吹几口气让麦壳飞走,剩下的麦粒香气扑鼻。吃进嘴里,那滋味真是太享受了!

我五岁那年,麦子将熟之时,跑到地里掐了一穗,捏在手里观赏。可能是太喜欢了,也太想吃了,就把整个麦穗塞进了嘴里,穗芒刺疼了我的舌头,吐不出来,也咽不出来。我张着大口,赶紧回家求助。母亲见我这样子,急忙领我到村医那里,让他用镊子把麦芒一根根夹出来。在我就医的过程中,有些围观者笑个不停。

一年一年,我渐渐长大。虽然参加工作,离开了村子,然而每当田野里麦浪滚滚之时,都忍不住去看,心醉神迷。35岁之后,我在滨海城市日照居住,每当看到田野里波涛起伏,我都会联想到田野上的麦浪。

有一年市直干部参加“支农”行动,去一个村子割麦。我拿一把镰刀来到地头,用手拂过麦穗,突然问自己:你有多少年没割过麦子了?算一算,我上一次割麦子,还是1983年。老婆孩子名下有二亩多地,其中的一块种了麦子。收完这季麦子,第二年把家搬到

他们不是故事里的英雄,只是平凡夫妻,却似冬日暖阳,直直照进路人心扉。中年清洁工也是这里

让我读懂了生活最真实的重量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姿态,在三百米长的街道上交织,拼凑出关于“中年自洽”的答案。何为中年自洽?不是强颜欢笑的乐观,也并非刻意克制的坚韧。它更像清洁工修补扫帚

的常客。她总安静地清扫街道,腰间的捡拾器被磨得发亮,夹烟头的铁尖微微弯曲,诉说着无数个默默劳作的清晨。早高峰匆忙的人流里,老太太趁她不注意,悄悄把一杯豆浆放在她的清洁车上,底下压着一张折成方块的纸巾。她看起来那么普通,可眼里总透着一股坚韧。

白发老人相携的背影,是岁月淬炼出的温柔铠甲;而扫街的清洁工,则



骏驰迎春(中国画) 丁小方

却是一句:“今天,恐怕是没有电视里播映的老牛表演了。”声音不大,却像一滴冷水,猝然泼入尚存余温的茶盏。周遭的空气仿佛凝住了,人堆里幽幽地响起了一声嘀咕。那声音是低沉的,近乎自语:“来了也来了,等了这许久,路上六个钟头的颠簸……再等等罢。”这嘀咕,真轻。轻得像柳絮落地。可偏偏,它就落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。它没有什么大道理,只是笨拙地数算着那些已然沉没的光阴与脚步。

这数算里,有一种朴素的、不甘心的韧性。我们相视无言,却在暮色将合未合的天光里,达成了一种无言的盟约:那就,再等一炷香的工夫罢。说来也奇。那声嘀咕的余韵,仿佛还在柳丝的末梢颤巍未绝,眼前的景致,便像一轴缓缓铺展的宋人长卷,开始了有动静。先活过来的,是那一片葱郁的柳荫。沉沉的碧色边缘,仿佛被一滴清水润了一下,洒开一道极淡的痕。随即,那农人便从这朦胧的淡痕里,一步,一步,踱了出来。他披着那身泛白的旧蓑衣,斗笠压得很低,看不见眉眼,只觉一身的风霜雨雪都沉淀成了古铜色的平静。接着,是那老牛。它迈着千年不变的步伐,是从《诗经》里走出来的那种从容,踱上了

县城,此后再没种地。到这次在日照割麦子,时光已经过去十年。也就是说,世界上的麦子,已经有过十次生死。

但我心中储存的信息尚在,而且酝酿出创作冲动。两年后的大年初一,我吃过麦面饺子,在电脑上敲出一个书名:《缱绻与决绝》。从这天起,我每天都让电脑上生出一行行文字,感觉这是我种出的麦羞。1995年的最后一天,我种出了最后一行。

此时,我突然想到土地上去走一走,就叫了车,与老婆一起去城南的麦田。那里,一垄垄麦苗呈深绿颜色,正积蓄着生长的力量。我走进去,久久地站着,痴痴地看着它们,想象冬去春来时它们拔节、秀穗的样子。老婆取出相机,把我的样子拍了下来。我说,等到出书,把这照片印在扉页上吧。

1996年的穗芒长出时,这部长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变成了清样。根据它改编的电视剧《生万物》播放时,第一次听到“人生几多漫长,我用穗芒丈量”,我整整七十岁。此刻,一年一年的穗芒,在我眼前汇集成大片金黄。

让我读懂了生活最真实的重量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姿态,在三百米长的街道上交织,拼凑出关于“中年自洽”的答案。何为中年自洽?不是强颜欢笑的乐观,也并非刻意克制的坚韧。它更像清洁工修补扫帚

的常客。她总安静地清扫街道,腰间的捡拾器被磨得发亮,夹烟头的铁尖微微弯曲,诉说着无数个默默劳作的清晨。早高峰匆忙的人流里,老太太趁她不注意,悄悄把一杯豆浆放在她的清洁车上,底下压着一张折成方块的纸巾。她看起来那么普通,可眼里总透着一股坚韧。

白发老人相携的背影,是岁月淬炼出的温柔铠甲;而扫街的清洁工,则

让我读懂了生活最真实的重量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姿态,在三百米长的街道上交织,拼凑出关于“中年自洽”的答案。何为中年自洽?不是强颜欢笑的乐观,也并非刻意克制的坚韧。它更像清洁工修补扫帚

的常客。她总安静地清扫街道,腰间的捡拾器被磨得发亮,夹烟头的铁尖微微弯曲,诉说着无数个默默劳作的清晨。早高峰匆忙的人流里,老太太趁她不注意,悄悄把一杯豆浆放在她的清洁车上,底下压着一张折成方块的纸巾。她看起来那么普通,可眼里总透着一股坚韧。

白发老人相携的背影,是岁月淬炼出的温柔铠甲;而扫街的清洁工,则

让我读懂了生活最真实的重量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姿态,在三百米长的街道上交织,拼凑出关于“中年自洽”的答案。何为中年自洽?不是强颜欢笑的乐观,也并非刻意克制的坚韧。它更像清洁工修补扫帚

我跟我先生是相亲认识的,他住在杨浦,我住在黄浦。当年我妈不知道从哪儿结识了一位杨浦老娘们,从此之后我便开启了一周相亲一次的奇妙之旅。每次见面都在杨浦区新华医院附近——那也是我头一回认真地打量杨浦。而我的相亲对象——我之后的先生——则成了我对这片区域认知的“启蒙老师”。

那时候地铁不像现在四通八达,从我家去杨浦得乘220路公交。我笑称它是我的“相亲专线”。220路从老西门发车,终点是松花江路,沿途经过繁华的南京路和商业街四川北路。可那段跨区路程总让我觉得单调,终点站也并不热闹,心里难免有些失落。后来我跟我先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商量之后决定把新家安置在杨浦区,一半因为房价,一半看中这里的发展。

刚搬到新家时,我还在黄浦工作,每天通勤一小时不算,最难忍受早高峰,每辆车都像塞满的沙丁鱼罐头,转头都怕碰到别人。我常抱怨:“要是买在我家那边就好了。”没多久,八号线开通了,站点离家不远,通勤时间一下子缩短了一半。可早高峰依旧拥挤,新车还常莫名其妙停在半路,我得靠地铁道歉信来证明迟到非我本意。那时我仍会嘟囔:“要是买在我家那边就好了。”后来八号线多了行车方案,运行越来越稳,我甚至偶尔能在早高峰抢到座位,通勤变得清爽起来。这样的改变不是突然发生的,而是像河水般慢慢流淌。随着八号线、十号线陆续开通,我开始探索杨浦更多地方。

因我先生从小住杨浦,我便让他带我去那些只闻其名之处,比如五角场。早先的五角场只有几座商场,人流跟市中心没法比。2007年万达广场开业,其新建的IMAX影厅对我这电影发烧友来说简直是天降福利,每到周末就会拉上我先生去看电影,享受大屏幕带来的视听盛宴,不久之后我发现这里的人流渐渐变多了,人气越来越旺。2016年“合生汇”开业,更高档、明亮。那里也有影院,不同的是它们用“中国巨幕”,屏幕大画质好,票价却更实惠。作为讲究实惠的上海人,我们自然转战这里。只不过吃饭成了新问题:每到饭点家家餐馆排队,一些网红店甚至要等到下午两点。于是我们偶然逛进附近的大学路,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从此打开。大学路洋溢着年轻人的气息,宠物吧、小酒馆、周末市集……瞬间把我们拉回学生时代,连心态甚至精神都年轻起来。

有时周末,我还会特意坐上220路,重走当年的相亲路线。随着地铁线路铺开,220路也不再拥挤如初。当我经过有些冷清的四川北路、南京路老商业街,再回望五角场霓虹闪烁、人流如织的景象,真切体会到什么叫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。而我们那套当初为务实而选的房子,也随着区域发展悄悄升值。

晚上,我和我先生手拉手走在五角场流光溢彩的街头,每人各拿着一杯奶茶,我边喝边说:“其实买在这儿挺好的。”

然明白:那些支撑力量的力量,就藏在老人相握的手中,在清洁工俯身清扫的弧度里,更在陌生人目光交汇时,彼此在对方身上停留的那零点五秒里。

我几乎每天都会经过这条街道,遇见这对牵手的老人,还有这个被扫帚磨出老茧的女人。虽然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,但我们从未说过一句话,但当我投瓶的瞬间,中年女人的扫帚头微微一顿,目光交汇的刹那,我撞见她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与坚韧。我忽

然明白:那些支撑力量的力量,就藏在老人相握的手中,在清洁工俯身清扫的弧度里,更在陌生人目光交汇时,彼此在对方身上停留的那零点五秒里。

然明白:那些支撑力量的力量,就藏在老人相握的手中,在清洁工俯身清扫的弧度里,更在陌生人目光交汇时,彼此在对方身上停留的那零点五秒里。

“在”,与这山、这水、这风、这土地,共同“在”着。只听见耳畔,咔嚓咔嚓的快门声,此起彼伏,像夏夜的虫鸣。我忽然间了悟了。我们先所翘首期盼的“表演”,是何其浅薄。生活本该是这样,否则就是异想天开地编故事。而眼前这一切,根本不是“表演”,它就是如常家生活的“本身”,是这片土地上一个自然而然的切片。

那一瞬间,我心头那块悬了许久的石头,悄然落地。而我们之所以能得见这真实不虚的一幕,全赖那一声不甘的、近乎痴痴的嘀咕。是它,为我们这班浮躁的过客,争得了一份窥见真境所必需的静气与耐心。

公交相亲专线 从黄浦到杨浦

狄 默



边看边聊

然明白:那些支撑力量的力量,就藏在老人相握的手中,在清洁工俯身清扫的弧度里,更在陌生人目光交汇时,彼此在对方身上停留的那零点五秒里。

然明白:那些支撑力量的力量,就藏在老人相握的手中,在清洁工俯身清扫的弧度里,更在陌生人目光交汇时,彼此在对方身上停留的那零点五秒里。

然明白:那些支撑力量的力量,就藏在老人相握的手中,在清洁工俯身清扫的弧度里,更在陌生人目光交汇时,彼此在对方身上停留的那零点五秒里。

然明白:那些支撑力量的力量,就藏在老人相握的手中,在清洁工俯身清扫的弧度里,更在陌生人目光交汇时,彼此在对方身上停留的那零点五秒里。

然明白:那些支撑力量的力量,就藏在老人相握的手中,在清洁工俯身清扫的弧度里,更在陌生人目光交汇时,彼此在对方身上停留的那零点五秒里。

然明白:那些支撑力量的力量,就藏在老人相握的手中,在清洁工俯身清扫的弧度里,更在陌生人目光交汇时,彼此在对方身上停留的那零点五秒里。

然明白:那些支撑力量的力量,就藏在老人相握的手中,在清洁工俯身清扫的弧度里,更在陌生人目光交汇时,彼此在对方身上停留的那零点五秒里。

然明白:那些支撑力量的力量,就藏在老人相握的手中,在清洁工俯身清扫的弧度里,更在陌生人目光交汇时,彼此在对方身上停留的那零点五秒里。



旅游